



## 泛談棗南吳店鄉土文化的蛻變



李發強

棗陽人傑地靈，是帝王之鄉，也是「惟楚有才」的湖北，唯一出過皇帝之地。是即鄉史所稱「光武中興」、「中國十大名君」之一的東漢開國皇帝——劉秀的故鄉。在今棗南吳店東畷，濱白水（滾河）之南，現稱「皇村」的地方，就是劉秀的故里。

我家是住在與皇村相對，濱白水之北的竹園，也可泛稱皇村，以沾劉秀之光。吳店位於棗南，是棗陽大鎮之首，有「買不空的吳家店、塞不死的據家壩」之譽。吳家店民風樸實，物產豐富，米麥兩全，並盛產棉花和芝麻。人民生活，除食鹽外，菸酒魚肉，都是自給自足。農民很能吃苦，婦女尤其辛苦，除協

助農忙外，還要供養三餐，生兒育女，連家人的鞋襪衣被，都是她們製供。所以母、嫂們的辛勞，很使我感恩難忘。

我家竹園，原是耿家產業，以後我們買下自耕，因人口增加，行二的父親大運公與大伯父大宏公協議分家，但仍住在一個屋檐下，直到大伯父遷往附近的圍牆壩。父親為人篤實，母親廖氏生我兄弟三人，我年最幼。很不幸的是，雙親早逝。二兄發英過繼三叔大榮為嗣，家務由長兄發文兄嫂操勞。我因好學，唸過四家私塾，堂兄發啓是老師之一。以後到吳店區立小學插班五年級，畢業後考入後方均縣聯中，苦讀三年，再到戰地隨縣，考入三高。當

泛讀棗南吳店鄉土文化的蛻變

時已是抗戰軍興六年，我因憤恨日本侵華，乃於高三時參加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知識青年軍，置生死於度外。但未久日軍投降，我復員武漢，又升學湖北農學院，至民國三十八年，又因國共內戰，國府失利遷台。我在生死交關下，隨軍來台，滄桑人間，今已八十有餘，對故鄉日增懷念。

我於政府開放探親後，含著「歷史之痛、山河之愛、故鄉之戀及和平之望」的心情回到故鄉；侄輩萬萱、萬葛、萬霞，無預告的到武漢接機，令我喜出望外，更是近鄉情怯。回到棗陽，台辦等單位對我很是親切，贈我「棗陽誌」，發佈新聞，受寵若驚。及到家鄉吳店會見親友，目睹一切，不僅地物地貌改變，且人事多非。如我的家園——竹園村早已變成廢墟，墓園盡毀，真是滄海桑田的變化叫人好不唏噓！最是老友張漢東學長熱情接待，本來相約以四菜待我，他也說「反正就是四個菜」，結果卻是話中有話，而是四、四相乘，還加上

架樓房，遠遠超過二十餘家的家鄉味，令我感動，而今他走得也太早，令我無以為報。

在家鄉最爲令我難忘的是童年景物，有很多地方，都成追憶。而今我也老了，所以興起「講古」心情，想談談吳家店的名勝古蹟和鄉土文化的舊物風貌。

吳店轄區，給我印象最爲深刻的是「白水寺」和「祖師殿」。白水寺原是供奉釋迦牟尼佛，於每年四月八日佛誕時，有盛大廟會。廟會時，也有農交市場及雜藝活動。另爲紀念劉秀帝君，在偏殿供有塑像，山上還有劉秀的遺跡，如「龍井」等。如今在胡久明鄉親倡導下，又增添白水碑廊、麗華園等勝景，也請我夫婦不怕見笑題有石刻字，是一處可供遊覽之地。我和胡久明鄉親都會建議，最好在此興建一座莊嚴的劉秀殿，不知能否如願！但聚會由「四月八」改爲「三月三」，地方領導謝書記對我說：這是爲配合農閒，所以選訂「三月三」。

吳店祖師殿，曾是劉秀的點將台，神殿無樑，別具風格。每年祖師誕辰的三月初三，有盛大廟會，神威遠播，有來自河南等地燒大香的香客。他們用尖刀、鐵杆等、刺入手臂、舌頭或頭部，還有施放三十公分左右的大鞭炮等，意在感動神靈，保佑平安。廟會時比白水寺更為熱鬧，除了吃喝玩樂之外，還有更大的農具交易場等。

相傳祖師殿和附近的一座石拱橋（名為姑嫂橋），是天上神仙姑嫂二位，相約用一夜時間，在雞鳴前完工；結果是姑姑順利完工，但嫂嫂在未上樑前，雞已鳴叫，嫂嫂就祇好用一口大磚蓋在屋頂，替代大樑。其實我想這是一座無樑的建築，頗有歷史價值。但在文革期間，連姑嫂石拱橋，都被拆除，實在太可惜，希望還有修復之期。因為名勝古蹟等民俗文化，對地方有重大存在意義。

吳店鎮上，也有很多變化，例如舊日的城門城牆，全被拆除，如能保留一段，證明歷史

變化，該是多好。城內的天主教堂，美麗的建築，已不存在，變成市府的招待所。記得童年時，吳店大旱，人民都說，和天主堂樓頂，所塑向天射箭的白色天使有關，力主拆除。如今想起來，都成笑話。

吳店東門外，曾有山陝會館，建築宏偉，是山西、陝西商人的聚會所、與會館相鄰的東邊是東鼓寺、廟宇狀觀。這兩個古蹟，在抗戰前，改為第四區立小學，是吳店唯一的最高學府，也是我的母校，有多位老師，堪稱「經師人師」，但其中張子清老師，在清算鬥爭時，也被槍決，很是可惜。因此回憶在我第一次返鄉探親時，市台辦葉副主任，負責陪我，和我交談投機，在他問我返鄉觀感時，我曾笑說：「世上凡人多於超人，超人為理想而存在，凡人為生存而存在。因此如果我留在大陸，不被鬥爭，很可能現在是共產黨員。如果您在台灣，也可能是一位國民黨員」。葉副主任，不好爭辯，而笑著說：「李先生，您喝醉了！」

如今仍覺，我是「交淺言深」太唐突了。

上面所提山陝會館和東鼓寺，現已被拆除，建為學校。但是文化史蹟不能沒有，很是可惜！在山陝會館的西邊是劉家祠堂，頗具規模，現在也不見了。今年胡久明鄉親來稿，提倡宗族修譜，我問他是否政策改變，他說這是提倡民族精神。因此又使我想到了，如此說來，劉家祠堂是否也會恢復原貌？今後每個家庭的神桌，會否不再以明星或毛澤東照片，替代祖宗牌位，就看價值觀了。

吳店在中共執政後，真正的行政革新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不敢置詞。但是農民生活，確有改進，如廢除「田賦稅」就是德政。教育也大有進步，過去一鄉一小學，一縣一初中，一專區（數個縣市）一所高中，省區才有大學。現在吳店已有初、高中，且有義務教育的規定。教育是希望，所以我也曾建議棗陽該有一所「光武大學」，以培養更多人才。

吳店白水（滾河）異於一般河流，是由東

向西流，代表棗陽人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白水精神，能孕育一位「光武中興」之帝君，是棗陽人的驕傲。另外由棗城到吳店有快速道路，並有水泥橋，跨過棗陽沙河和吳店滾河，直達吳店鎮區。在東滾河，曾是我讀區小時，每日必經之路，原來祇有一條臨時小木橋可通。記得我在約五歲時，隨著母親由舅家回家，在經過滾河時，適逢大水之後，正在架設通過便橋，水上仍是波濤洶湧，母親自顧不暇，自行通過危橋。我只好自力通過，行至河中，眼睛發花，墮入水中，載浮載沉。在水中架橋者，因迷信是溺死鬼找替身（此處每年都有溺死者），如救溺水者，會被水鬼找麻煩，而不敢救。在我無救時，幸有族兄發德兄，見義勇為，救起已經昏迷的我。探親開放後，我已找不到發德族兄，向其報恩，留下永恆的遺憾！而今這裡河上，已有水泥橋了。我為表示對家鄉的熱愛，曾和旅台鄉親，在皇村附近的响水灘興建白水源紀念碑一座，又在曾助劉秀人

馬逃亡時，給予飲水的「扳倒井」興建牌坊一座，及贈送第一醫院救護車一部，很感欣慰！吳店除在教育、交通、農工的進步外，也逐漸由農業走向工業，是很好的現象。但是工業進步，引起環境污染，像滾河已難看到昔日的清水，一如行政上的嚴重貪污，連棗陽市的書記和市長，都不能免，如何為民楷模。尚記得在我童年時逢年過節時，都有「高台曲」或花鼓戰或舞龍、舞獅、划旱船等地方民俗，如今未有聽說，不知還有否？很是懷念！

總之，中共新政，除了鎮壓、文革和崛起的印象外，就是土地國有、一胎化和剷除墳墓等，是頗有創意和魄力的作為。但是在我家園，令我印象更為深刻的，就是對「皂包槐」的懷念。所謂「皂包槐」是位於竹園臨近，有一株數人合抱皂槐同體的大樹，也是從棗城前往棗南資山等地的必經的歇腳處。樹蔭可容數百人，成為地標。這裡幾乎每天都有很多人由此經過或聚會、或聊天、談事，並有地方老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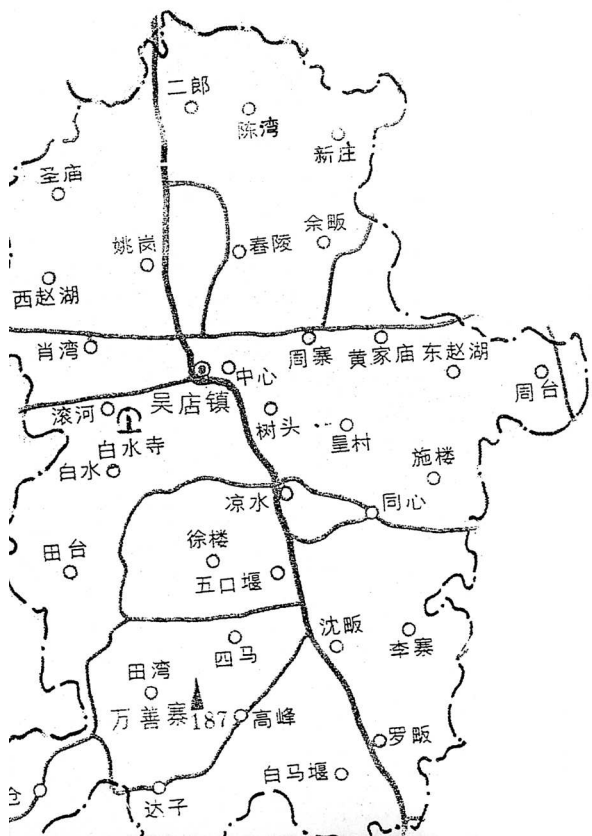
（黑白兩道的人），於秋夏季節，在此開設名為茶館，實為聚賭抽頭之地。也有在此向大樹燒香拜佛的，或每年一至二次演出皮影戲等熱鬧活動，成為農村中的特殊地標。而為我喜愛之處，是樹蔭的廣大，而且好奇它本是一株皂角樹，卻包著一棵槐樹，因此名為「皂包槐」，遠近馳名，成為一株共生共榮的大樹，給我幼小的心靈，留下很多好奇和人生的幻想。但是當我返鄉探親時，卻已不見此樹了。經查問之下，都不知情，猜想可能是在一九五四年時被洪水沖倒，或遭人砍掉鍊鋼了，但地方人士和政府為何不予保護，使我如同失去一位交心的老友或長輩，時增懷念。我寫這篇文章，原意是想寫「懷念『皂包槐』」，但亦想到其他的鄉土文化，乃增加篇幅，同時為便於認識其地理位置，還請萬葛、萬霞兄弟及愛孫世良為我各畫了一張近似的地圖（如附圖一、二。第二圖刊於p.113），以供參考與往日各村的關係位置。

## 泛讀棗南吳店鄉土文化的蛻變

最後我想說「愛鄉是天性」，「同鄉是緣份」，吳店鎮的鄉土文化已隨著時代在蛻變，有可喜之處，亦有令人懷念之處。其中之變有的是中央政策，有的是地方作為。但我們不能

愛吳店！  
能夠受到重視，  
也能有進步！讓吳店鄉親，更

李發強寫於台北二〇〇七年十月



圖一 棗南吳店東畝簡圖 李世良繪

不知道，變是不變的真理。也不能不知道「政治是一時的，經濟是長久的，文化是永恆的」，已是世界的共識。人心對未來的期待，將是對「思想文化的期待，應用科技的發展和人類和平的追求」。中國是一個民族優秀、文化深厚的國家，但是中國也是一個值得反省的民族。「我愛家園，也愛台灣，更愛中華」的延伸！但是不問如何，我就是希望故鄉的鄉土文化，